

对面的孩子在诵诗

雪柏

吃过晚饭，我在客厅里看《从文自传》，老婆在灯下写备课笔记，虽然因为疫情没开学，但她还是按要求，像往常一样一丝不苟地写教案，准备第二天给学生上的网课。

大概八点多钟，她的手机响了，我听了一会，是对面那栋楼的小徐打来的。

也是一栋老楼，和我们这栋老楼隔着不过三十米，但像隔着一条太平洋，两栋楼的住户生活在两个世界，并无交往。

一年多前，小徐不知从哪得知我老婆是英语老师，有个“学霸”女儿，居然打听到我老婆的工作单位，又辗转找到她的同事，转达了请我老婆给她女儿做家教的意愿。我老婆起先没有答应。有一天晚上，一个女人忽然来敲门，自称是对面那栋楼的，姓徐，拜托我老婆一定要教教她女儿。我老婆让她进门坐一会，她死活不肯，局促地站在门口，脸红红的，说了几句之后，放下一盒牛奶和一些水果，走了。

看着小徐这么客气、恳切，我老婆答应了。

小女孩叫婷婷，刚上小学三年级。头次来我家，一见我，就脆生生地叫我“伯伯”，一副乖巧、机灵的样子。那天，在客厅里上完课，婷婷一眼瞥见我家靠墙的书橱，惊呼道：这么多书，都是伯伯你看的吗？我说，是啊！她露出很羡慕、崇拜的神情，说，我以后也要看很多书。我心里有些高兴，感觉自己无意中给一个孩子做了榜样。

婷婷的次数来多了，跟我也就更为熟悉，我跟她开玩笑，她也跟我开玩笑。有一次，她上完卫生间出来，看到我正站在厨房里抽烟，走到我跟前，拽拽我的衣角，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巧克力，“伯伯，你不抽烟，吃巧克力吧。”我看看她，笑了，赶紧掐灭了烟。哈哈，她也在影响我啊！

小徐跟我老婆在电话里扯了一会，终于说到“正题”：她女儿这段时间一直关在家里，她有点不放心，能不能让她来我家上课？我老婆说，虽然我们这个小区没有确诊病例，也没有疑似病例，但小区规定不要相互串门，最好还是让小孩子学着守规矩，这一点比学习更重要。我在边上听到老婆这么说，悄悄地竖了一下大拇指。

说了半天，俩人最后达成意见，我老婆每天通过视频给婷婷当“监工”，让她背英语课文和单词，给她解疑释难。

第一次上网课，视频一接通，小女孩脱口而出一句：“老师，我好想你！”我老婆被她逗得心花怒放，也赞美她：“婷婷，你长得更漂亮了！”小女孩咯咯笑，我正站在旁边，随口插了一句：“婷婷啊，你这么好听的声音，早上怎么不大声朗读啊？太可惜了！”

第二天早上，我在床上躺着，忽然听到一个女孩读诗的声音，从对面的楼上传过来的。稚嫩、清脆的童声在两栋楼之间来回飞，那么有穿透力，又有辐射力，仿佛很近，又仿佛很渺远。我以往也听过对面楼上传来的声音，成年人说话、唱歌、吵架的声音，嘶哑的，浑浊的，愤怒的，但从来没有隔着这么不远不近的距离听到孩子诵诗的声音。怎么会这么好听呢？是不是诗歌的节奏、韵律在孩子的口中吐出来，格外动听？是不是我好久没听到诵诗的声音？

我躺在床上，满心喜悦。这么多天，我除了买菜，很少下楼，有时站在窗前久久盯着小区的路，也看不到一个人影，整个小区都在沉睡，连鸟的声音也很难听到，但现在那个童音一下子让我的耳朵苏醒了，让我的眼睛明亮了，让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欢喜。

我说：“是婷婷的声音吧？”

老婆说：“是的，好听吧？”

“真好听啊！”我说。

婷婷的声音还在脆生生地响，她朗读的是苏东坡的著名诗句——

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

蒹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。

两两归鸿欲破群，依依还似北归人。

遥知朔漠多风雪，更待江南半月春。

听着那么优美的童声，我真的就感觉春天轻轻地来到了身边。



湖上盛会 陈鹰摄

鸟 鸣

方丽清

在书房看书，突然听到“扑扑扑扑”的声音，恍惚觉得像阳台遮阳帘被风吹得乱飞，却更急，更剧烈些。心里疑惑着，紧走到客厅阳台——一只黑白色大鸟误飞进来，在客厅玻璃门上扑棱扑棱着，飞不出，也立不住，那样的大。它急，我也急。好在只一刻，它就扑腾着飞出去了，顶着风，斜斜的飞向我们楼房的顶层，那里有几窝鸟，双双对对，经常像线一样滑过，真合了那句“屋上春鸠鸣”了。只怕是刚才风大，误入了我家深处。只剩下兴奋的狗狗跑里跑外的，咻咻的张望。

鸟多，鸟鸣声也更多，似乎是在惊蛰之后，天气转折着一天天的暖和起来的时候。

都说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”，还在枕上呢，就听到喜鹊的声音，“zha zha—— zha zha”，一声一声，短粗又朴实，一幅忠厚的模样，我知道这是东南方向信号铁塔那里的一窝喜鹊，不知道是在塔上，檐下，或是哪个楼洞里，好几年了。喜鹊好像是不需要迁徙的鸟，日日的叫着，春日里，似乎欢悦更多些，虽然并不太动听，如周作人先生所说，有“枯音”。打小就知道喜鹊儿属于民间的祥瑞一类，年画里有“喜鹊闹梅”，又有“喜鹊报春”一说，长长的小尾巴一翘一翘的，甚是可爱。所以，每每听到那喜鹊叫，“zha zha——zha zha”，总欢喜地望过去，日子久了，仿佛近邻。

上午还是好日头，中午，就阴阴的天了，云厚，偶尔又射出一线太阳来，风扑拉扑拉的，天地间混沌沌有水汽，正是春天惯有的反复模样。

雨到底下来了，一点，一滴，一线，一片，远山看不见了，近山只是朦胧的影。到处都是水汽，雾气，从窗子里，从门缝里一股脑的往里挤，往里挤。我们站在阳台细声说话，连说话的声音都浸润得绵软迟滞了许多似的。夜，格外的静，格外的缠绵了。有鸟鸣声穿过雨雾穿过黑夜传来，“gu gu, gu gugugu……”快而长，长长的尾音，越来越低，渐近于无，又起，又快而长，越来越低，越来越低……温柔绵长，仿佛咒语。这是春天的夜的声音。

真要听鸟鸣，还得河边。花市入口那有一冬青树，不算高大，终年青碧，树干树冠上有入冬后仍然攀附其上的枯藤蔓，是喇叭花，常春藤，缠绕绕绕的，那树就更浑圆饱满了，又像是一张网床。“黄鸟于飞，集于灌木，其鸣啁啁。”集于冬青树的不是黄鹂，是一大群小麻雀，成十上百的，圆嘟嘟，满树的标点。人还未到呢，就感知了那份聒噪热闹劲，“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”，开会一样，赶集一样，课间操的孩子撒欢一样，蹦来蹦去的小影子在树缝间枝桠间隐约上下。若恰逢公冶长经过树下，大略能知道它们在聊些啥。聊儿聊得高兴了，就飞到对面河里草间寻草籽吃，一飞一片，一落一片，“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……”

走累了，在河边小公园里坐一下。公园里新植了桂树，夹竹桃，广玉兰，女贞子，珊瑚树，珊瑚树腊质的叶子在暖阳下油油的亮着，我们坐在珊瑚树下的大石头上，小小一片树荫。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鸟儿在天空飞来飞去，各种碎音；有黑羽白腹鸟儿在草地上踱着碎步，不畏人，麻雀一般娇小的身形。狗狗盯着它，猛地窜过去，鸟儿惊起，“jiu jiu jiu jiu……”丢一串鸟鸣，“睨睨黄鸟，载好其音”，鸣声娇俏轻灵，是好音。又低飞掠过护河栏杆，立于河畔的一茎枯草上，草儿、鸟儿、影儿便一并颤悠起来，“ji ji ji ji……”。远远的，又有鹁鸪鸟的叫声，不知是在树影里，在河面上，还是在白云深处，“boku ku ku, boku ku ku……”

《诗经》里记有许多的鸟儿：睢鸠、鵲、燕、雉、雁、鹑、鸛、黄鸟、鹭、鸛鵒、仓庚（鸛鵒、黄莺、黄鹂）、鸛鹑（鸛）、鸛、雛（鸛）、脊令（鸛）、隼（鸛）、鸛、鸛（鸛）、鸛（鸛）、鸛……有时就想，我们身边的这些鸟儿，是不是就是诗经里在山林在水泽之间歌过、唱过、爱过的那些小鸟儿呢？“黄鸟啁啁，自鸣自唱”，春天里，人鸟相望，自得其乐，自鸣自唱，多好啊。

……且让我们欢迎这些鸣春的小鸟，倾听他们的谈笑吧。

“嗽听，嗽听！”

“嘎嘎！”